

科学家传记丛书



〔苏联〕维·列别结夫著

沈小嫻节译

CHURIN

米丘林

前 言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伊凡·符拉其米洛維奇·米丘林誕生於俄羅斯中部梁贊省泊隆斯克縣的一個守林人家裏。父親是個沒落的小貴族，米丘林是他最小的一個兒子。母親體弱多病，一生過着愁苦呻吟的日子。米丘林從小就具有強烈的求知欲，並且對周圍的事物有着精細的觀察力。他特別喜歡種子，尤其是蘋果、李子和櫻桃等的種子。他從父親、祖父、甚至曾祖父那兒認識到改良果樹失敗的原因，他深深地知道，要在園藝事業上取得成就，就必須吸收多方面的知識，掌握大自然的規律和植物的性格，然後順着自然的趨勢，逐漸用接枝和授粉等方法，使習慣於溫和氣候的果樹，在酷寒的俄國安家落戶。

經過漫長的歲月，經過無數次失敗以後，米丘林在園藝事業上終於有了輝煌的成就。經他改造過的植物，就有一百五十三種，其中光拿蘋果來說，就有四十五種，其他如梨和櫻桃等，也不下一二十種。

米丘林在帝俄時代，什麼研究工作都得不到支持，他一個人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艱苦奮鬥。十月革命以後，蘇聯

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同志十分关怀园艺事业，给了他不少帮助，因此才使他的研究工作有了飞速的进展。

米丘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个俄国人，除了为祖国人民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外，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这位伟大的自然改造者和园艺家，由于癌症恶化，不幸逝世了。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念着果园，在病床上指挥着他的助手，进行他那花尽一生心血的研究工作。

米丘林的逝世，对人类说来，无疑地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可是他的成就和功绩，以及他所创造的“蒙导法”，将永远流传世间；他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优良的果品，并且为后来的园艺工作者，在研究植物的道路上，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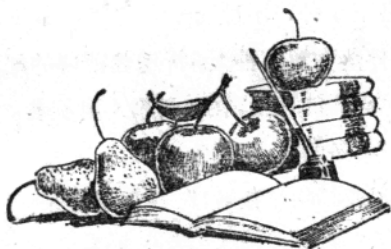
譯 者

1962年10月14日

目 录

前言.....	I
第一次播种.....	1
艰苦的日子.....	10
泊隆斯克县立学校.....	22
不幸的中学生.....	28
重操旧业.....	32
米丘林当上了站长.....	36
钟表匠和公鸡.....	41
第一次打击.....	44
奥维纳留斯地主家的“皮平”种.....	50
在萨勃路高夫地主的家里.....	56
科学的维护者.....	62
到莫斯科去买书.....	68
花.....	76
鼎鼎的大名.....	84
崇高的讲坛.....	89
“这就很不错啦!”	98

“一定奋斗到底!”	105
又搬了一次家	108
来自美国的客人	113
果酱的力量	119
新朋友	125
沙皇的贿赂	130
苹果之父	136
重大的打击	141
創造家和怪人	144
第一个助手	148
在共和国的阳光下	154
第一个庆祝会	160
小保罗回来了	167
蜜蜂恢复旧职	172
新的学生們	178
李森科	185
西伯利亚皮袄	190
“你来了嗎,孩子?”	196
米丘林和孩子們	204
它应该归功于苏維埃政权	211
少年米丘林园艺家們	217



第一次播种

万尼亚^①一打开屋門就眯起眼睛。天空沒有半点儿云彩，整个院子暖洋洋地閃亮着眩目的阳光。那成千上万的苹果树枝上，仿佛一片白雪似的，正盛开着花儿呢。

聳立在院子里的草棚，由于雨水勤的緣故，变成暗綠色了。正对着大門，有座菜园，周围繞着篱笆。菜园那边便是果园，那里正响着蜜蜂的嗡嗡声。父亲忙着在果园里干活：似乎可以听到树枝吱吱咯咯的响声，和枝头嫩叶发出来的沙沙声。菜园还没有披上嫩綠的新装，只呈现着一片黑色，可是强烈地散发着腐殖土的气味。一畦畦的田已經犁过，

① 万尼亚是米丘林的名字伊凡的爱称。——譯者

而且部分已下了种，不过还没有发芽。那飞舞在空中的小蝶，纷纷地停落在篱笆桩上，折迭起薄薄的翅翼，活象一本本的小书。成群的飞虫，在肥料堆上盘旋着。远远地望去，宛如串在一条条的线上一概。

“小万尼亚，吃早饭啦！”从屋里传来了一个喑(yīn)哑的声音。

可是万尼亚并不忙着去吃饭。他有許多有趣的事情要看呢。草棚附近，有一只母鸡正在“洗澡”，它痉挛地鼓动着短短的翅膀，拍打着泥土。另外一只母鸡，边震天价咯咯地叫着，边从牛蒡和苜蓿丛中挤了出来，报告它已下了蛋了。

大门外的公路上，轻微地响着车轴的吱吱声。那是驶向泊隆斯克赶集去的大车。车上坐着的都是满脸皱纹的农民。隔着倾斜的篱笆望去，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部，很难辨别他们究竟是老是少，因为他们的皮肤都晒成棕色，而且又都是愁眉苦脸的呢。

“万尼亚，嗨，万尼亚！”篱笆缝里有一个声音在喊着。“我来啦……”

那是万尼亚的朋友彼得卡，他是道尔高夫家的孩子。

“进来吧，”万尼亚回答。

先出现的是一双满是污泥、又长着老茧的脚底，接着是背脊，背脊上的衬衣翻起着，最后才是毛茸茸的头。据说这样爬法比较方便。

彼得卡虽比万尼亚只大一岁半，可是他肚子里的花样可多着呢。你瞧他刚钻出篱笆，只眨巴了一下眼睛，就把話匣子打开了：

“昨天晚上，我們把‘噤哩吉尔’种下去了……”

“什么样的‘噤哩吉尔’？”万尼亚茫无头緒地問。

“就是一种药草嘛，”彼得卡想了一想说。“它的花是齿形的……很象蛇的尖脑袋……可是一到晚上，它会跟狗似的，汪汪地叫呢！”

“为什么？”万尼亚低声地問。

“它守着土地唄。奶奶告訴我，要是沒有这‘噤哩吉尔’，我們早教鉄嘴巴給吃光啦！我們早都死光啦！”

“什么样的鉄嘴巴？”

“是一种鳥唄……有些象公鸡，不过那嘴巴可厉害呢！什么东西教它啄到了，馬上劈成两片。你媽媽多半也教鉄嘴巴啄过了……”

彼得卡知道，万尼亚的母亲正害着病呢。

“你撒謊，”万尼亚沉默了一会儿，不高兴地说。

“我撒謊？我撒謊立刻瞎眼睛！你不相信嗎？”

“不，不相信，”万尼亚犹豫地说。“你說它是什么样子的？”

“你說的是誰？是‘噤哩吉尔’嗎？”彼得卡想了一想。

“它是淡黃的……”

“你給我們一点儿好嗎？讓我們也种它几棵，”万尼亚恳求着說，他已經信以为真了。

“不給，”彼得卡神气地說。“我們自己也不多呢。”

“你不給，我以后就不跟你玩了，”万尼亚說。

“不玩就不玩好了！”彼得卡滿不在乎地說。“我忙着呢！我走啦……”

“去你的吧，媽媽在叫我吃早飯呢。”

彼得卡踢了他一脚，飞也似地奔向大門。万尼亚抓起一块石子，照准他的背心扔去。可是彼得卡早已钻过篱笆洞，——这一次却是头先钻出去的，——因此那块石子只啪的一声，打在篱笆上。

万尼亚懶洋洋地走回屋子。

屋里又潮湿又阴暗，而且充滿着病人的气息。什么东西都发着霉味。那面破碎的鏡子，在油漆剝落的鏡框里，发着閃光。沙发已經破得不象样了，露出一綫綫的彈簧。那张面子略带傾斜的五屉柜，也直往前歪着。一切都蒙着忧郁的阴影。大部分的窗子都糊着紙头。地下滿是垃圾。这些他們一家人已經看慣了，因为奶奶最怕动扫帚，其余的人又把事情推来推去。

万尼亚走到屋里，茶炊早熄灭了，可是桌子上黑压压地釘滿了蒼蝇，在面包屑上爬来爬去。

家里的人都已吃过早飯，各干各的去了。万尼亚默默

地爬上那张东倒西歪的高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

“又跟人打架了，还是怎么着？”父亲在穿过屋子的时候，打量着他问。“鬼知道他在哪儿！”他不高兴地又添了一句，象是在自言自语。接着，没等人回答，就吱吱咯咯踏着长统靴，到果园去了。

万尼亚撅起嘴唇，啜着茶托里的茶。他一手扶着茶托，一手压碎着面包。

“淡黄的，”万尼亚边轻轻地摇晃着腿，边想象着“噤哩吉尔”。“它的花是齿形的，又会汪汪地叫……要是我们果园里能种上几棵多好！这样铁嘴巴连碰也不敢来碰了。”

铁嘴巴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活龙活现了：黑翅膀，尾巴象团火……爪子也是铁的，那张嘴就跟割草的镰刀一样。如果再长闊一些，就活象把剪花草的大剪刀了……你又能拿它怎么办呢？只要它一飞到，什么都死光！唉，彼得卡，彼得卡，你干吗不肯给我“噤哩吉尔”！

万尼亚爬下高凳，钻进他最喜爱的地方——沙发和火炉之间，那里储藏着他的全部财产：两只大钉子，一只底部生锈的洋铁罐，十几片大小不同的碎陶片，大砖块，小砖块，大车上用的螺丝帽，马蹄铁，一小捆陈年的中国干苹果……

钉子是万尼亚的犁和耙。他拿大的一只翻犁了一尺见方的土地，然后将小的一只把犁过的泥土耙匀。

他把底部生鏽的罐子当做“人造雨”的工具，那雨水就从罐底几十个窟窿里，点点滴滴往下落着。

平时，他必須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到了晚上，又一件一件挪回来。是呀，誰舍得让这样宝贵的东西，随便丢在外边呢？

可是，今天万尼亚并不需要犁和耙。他的地已經犁好了，眼前就差播种……唉，彼得卡，彼得卡！你就是不肯給“噯哩吉尔”！

万尼亚提起“人造雨”，灌滿了水，来到阳光普照的院子里。那是一个大院子，也就是說，是大人們的院子。可是事实上，那大院子里还套着小院子呢，那里有枝叶成蔭的花园，有耕耘过的土地……

說起那块“耕耘过的土地”，虽然才一尺见方，可是万尼亚已經在那上面播过好几次种了，不过直到现在都沒有发芽。他曾播过小石子、灰粒和用手心搓碎的干草等，糟糕的是这些“种子”，什么也沒有长出来呢。

自从彼得卡跟他瞎吹了一陣以后，万尼亚說什么也忘不了“噯哩吉尔”。在他的想象里，老出現着一批会叫的花，齿形的花瓣，而且都长在长长的花茎上。瞧，那边飞来了铁嘴巴，正想啄果树呢，“噯哩吉尔”就汪地叫了一声，馬上把铁嘴巴的腿咬住！

万尼亚对自己的田地看着看着，突然想起来了。

“‘噤哩吉尔’准是如此这般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既不会在你脚边打转，也不是鸡和麻雀碰也不碰的沙子和石块之类……对，准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他心里想。

万尼亚飞也似地跑到屋里。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了。只有一只盛盐的大木杯，还放在正中央。那盐的粒子很大，而且是淡黄的。

“淡黄的……”他两手撑腰，皱起眉头，沉思着。“试试看好嗎？”

他把沉重的高凳推到桌子边，气喘连连地爬上凳子，肚子紧贴着满是油腻的桌布，伸长着手臂，去拿盛盐的木杯。他抓了几把亮晶晶的食盐，塞在口袋里。最后一把却紧捏在手里。接着他又奔入院子，旋风似地来到那块耕耘过的土地边。可是土地没有了，它失踪啦。

原来他那块“耕耘过的土地”，全教父亲的大皮靴给踩平了。

真倒霉！现在该怎么办呢？重新把地犁一遍呢，还是干脆放弃计划？

不，万尼亚决不屈服。他悄悄地溜过篱笆桩，穿过牛蒡丛，来到菜园里，将一把把的盐密密地播在父亲翻犁过的，但似乎还没有下种的黑色畦垄里。

接着他又拿起斜倚在篱笆边的钉耙，使劲地耙着那畦土地。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猛地里听到父亲一声大吼。

万尼亚吓了一跳，连忙放下钉耙，抬头一看。父亲的眼睛，仿佛从云端里俯视下来似的，死瞪着他呢。

“你在这里胡搞些什么，你这个捣蛋鬼？干嘛把我的地乱翻一气……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万尼亚没有作声。

符拉其米尔^①真的生气了。一来他又得重新翻犁土地，二来孩子也原该管教管教了，儆戒他的下次。可是如果要他拿皮带或是树枝打儿子，他可下不了这个狠心。于是他想起了荨麻。反正篱笆附近，那玩意儿有的是呢。

“你在这几干什么？你说！”

万尼亚没有作声。

“不说吗？”

父亲把孩子按在自己的膝上，抓起一小束荨麻，照准孩子的腿，一下又一下地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孩子倒觉得冰凉冰凉的，可是一下子就变成热辣辣的了……

“揍死你！……你还淘气不淘气，淘气不淘气啦？！”

万尼亚挣脱了父亲，头也没回，一溜烟地跑了。他原打算躲到果园、树林或是落英缤纷的桦树丛里去的，可是不论他到哪里，哪里都有荨麻在他面前嘲笑地摇摆着哩。

① 符拉其米尔是米丘林父亲的名字。——译者

看来蓐麻倒是真正的果园主人啦！它們既那么放肆，又那么众多，几乎布满了整个地球。它們上蔽天日，下欺弱小的花草，甚至連树木也受它們的气呢……唉，可恶的蓐麻！

打从那天起，万尼亚老拿着长木棍，悄悄地溜到篱笆附近的蓐麻丛边，狠狠地打着：

“給你一下好的！……給你一下好的！……揍死你！……我揍死你！”

部分脆弱的棱形麻茎被打断了，危危欲墜地挂在纖維上。鬧得那柳絮似的花冠，和絨毛般含有毒素的花蕊滿天乱飞。另一批麻茎晃了几晃，挨着万尼亚倒下，把他的手都刮破了。

万尼亚摧毀了不少的蓐麻，可是它們依旧到处都是。

从此，万尼亚終身痛恨着蓐麻。“蓐麻”两个字便成了他所敌視、厌恶或是有害的东西的別語了。

“蓐麻！”直到晚年，当他提起某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那样說呢。

他一輩子跟蓐麻作着残酷无情的斗争。

艰苦的日子

屋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闷，母亲起床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

“咳——咳——咳……”这是从母亲屋里发出来的唯一的声音。除了丈夫和儿子外，很少有人去看她一下。她两眼发红，那乱蓬蓬的头发，老散乱地披在汗津津的额角和凹陷的脸颊上。

当母亲痉挛地拥抱着万尼亚的时候，她的手简直烫人。真没想到，瘦到这般地步的病人，竟有如此的热力。

万尼亚对母亲的抚爱，说实话，与其说感到慰藉，不如说觉得害怕。有时他甚至想逃出母亲的那间闷人的斗室。可是他又怕自己一走开，奶奶又要冷嘲热讽地闹个没完。奶奶对谁都爱嘲笑。她嘲笑病得不能操劳的儿媳妇，嘲笑在园艺事业上遭到失败的儿子。

“呸，你这个逆子！”她冲着符拉其米尔叫骂着。“在你老子手里，”她老管已故的丈夫伊凡·伊凡诺维奇叫“你老子”，“什么都顺利。没有虫害，也没有教冰霜给冻坏果树。可是一经你的手，什么都毁啦。那是为什么？你老子从来

不鬧什么革新，也不自作聰明，也不把錢亂花在那些胡說八道的書本上……也不打基輔去定什么木棍。”她總是把果樹的接穗叫成“木棍”的。

奶奶最見不得書本。因此符拉其米爾只好把几本有關園藝的書籍，東藏西藏，不讓她看見。

可是儘管這樣，有一次還是讓她發現了。

等符拉其米爾趕到，她已坐在地上，把他收藏的書，全撕成粉碎了。

“您瘋啦，媽媽！”符拉其米爾氣紅了臉。

“你才是個沒有出息的糊塗蛋呢！”奶奶嚎啕大哭。“要靠着您，這一家子只好要飯去啦！”

奶奶並不了解爺爺。其實不僅是爺爺，就連太爺爺也始終不遺余力地改良着當地的酸蘋果呢。當年太爺爺在卡魯加經營果園，他除了本行以外，什么都不聞不問，那還是在叶卡杰琳娜^①時代的事情呢。

可是不管他怎樣努力，那蘋果總是酸溜溜的。倒是在梨的品種改良上，有了一些成就；雖然這僅是他搞的一種副業，但的確培养出優良的果實。

老人臨終的時候，囑咐兒子——萬尼亞的祖父，無論如何要遵照他的遺志，完成他所沒有成功的事業。

① 叶卡杰琳娜(1729—1796)帝俄時代的一個女皇。

万尼亚的祖父并没有忘记他的遗嘱。在拿破仑侵入俄国后，他参加了远征军，——华沙啦，柏林啦，法兰克福啦……到处追踪着拿破仑。

他跟着队伍经过许多丰产水果的地方。不论他在哪儿吃到苹果、梨或李子，从不把果核扔在地上，而是小心地藏在军用背包里，而且尽可能打听明白这些果子的名称。

虽然伊凡·伊凡诺维奇并不指望这些果核都能开花结果，可是每当他经过果实累累的果园，总不免想入非非。

等爷爷远征回来，他的家已经搬到梁赞省的泊隆斯克近郊去了，可是当他一找到家，立刻把藏在军用背包里的果核，栽入新的果园里。

爷爷下的种子部分发芽长大了，就是不结果实。有几棵树只活一年就死了，有些活上五年，也有些已经开花了，结果又都冻死。这么一来，爷爷对外国果树死了心啦。从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本地品种，千方百计地提高它们的质量，可就连这一点也没有丝毫成就。他的果园也跟梁赞省和唐波夫省境内所有的果园一样，长满着又酸又涩的苹果。

可是爷爷始终没有放弃改良品种的幻想，他临终时还直嘀咕着：

“难道我在二十年代没有把拿破仑打垮吗？……打垮了。记住，符拉其米尔，如果新的‘把戏’结出来了，一定要把它叫成‘拿破仑’……千万别忘了！”